

每个人的内心
都住着一只忧伤的小刺猬



（我 抗拒长大
你 封闭自己
打碎幻境
为我加冕）

亲爱的 彼得潘小姐



苏沐梓（著）

Ending is Beginning

/ 你是我温暖成长的源地
遇见你，是我的一场新生

/ 心理学治愈系的盛夏告白——亲爱的少女
但愿你的一切烦恼都只是温暖的小事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亲爱的 彼得潘小姐



苏沐梓 (著)

Ending is Beginning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亲爱的彼得潘小姐 / 苏沐梓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10

ISBN 978-7-5502-8421-0

I. ①亲…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2396号

亲爱的彼得潘小姐

作 者: 苏沐梓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特约监制: 黎 靖

策划编辑: 齐雪娇 扈 晓

版式设计: 朱明月

封面设计: 郑金将

封面绘画: 闫听听

营销统筹: 章艳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44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6印张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421-0

定价: 36.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别 燕	◇	001
第二章	迷 鹿	◇	049
第三章	银 河	◇	099
第四章	风 吹	◇	152
第五章	远 辰	◇	203
	后 记	◇	251



别 燕

第一章

他伸展了一下四肢，沿着海岸走去，在丛林的边缘，他止住了脚步。我以为他一定会回眸看我一眼，骄傲地捋平自己的耳朵，为这段旅程画上一个句号，但他却头也不回地走进了丛林，就这样从我的生命中永远地消失了。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1

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疼人的，就好像双休日来临前的周五一样让人爱且恨着。

清晨八点半的光线刚刚穿窗而入，敲门声就响起。

“请进。”

Waka 是今天的第一名病患，不称呼她中文名字是因为无从知晓，她的整篇资料卡用了包括中文、英文、日文、西班牙文在内的近十种语言填写，也因此才被幸运抽中为今天裴医生的首位病患。

裴医生有个怪癖，他只看自己感兴趣的患者。

“咖啡，还是红茶？”他稍稍挽起衬衫袖，站在吧台征询她的意见。女生摇摇头：“一杯白开水，谢谢。”

裴燕生为她挑了一款极简的釉彩瓷杯，清洗、旋拧、倾倒，水在空中划出漂亮弧度，之后稳稳落入杯中，漾开细小波纹。明明是极寻常的动作，由他做起来却格外赏心悦目。耳边只余好听的水声，女生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放松。

阳光下，Waka 的皮肤非常白皙，高鼻梁尖下巴，五官精致又漂亮。他递来水，她双手接过放在桌前，低头时她抚了抚大框眼镜，裴燕生瞧见她眼周围的一圈淡淡青晕。

“持续失眠？”

她抬头看他，沉默了。

“我在公交车上做了一件特别丢脸的事情。”她语气微赧，话匣子倒没有按照他预定的方向发展，他也不恼，挑眉示意她继续。

Waka 的眼神开始朝右移。

窗帘挡不住日光，闹钟开始上班，她浑浑噩噩地起床洗漱、涂上面霜、画完淡妆。床上的男人还在睡，她砸过去一个枕头。中招的男人不满大叫：“凶婆娘！”女生表情苦恼：“哎，以前总叫我温柔的小宝贝，现在却是凶婆娘。”她和他一边拌嘴一边朝公交车站走去。

与往常完全无二的一个清晨。

高峰期间的公交车人墙拥挤本就让她心情堪忧，偏偏视线不经意一瞥，就看到许笛自人群中分拂上车，一步一步朝她和杨树走来。Waka 身体内的警报在此刻全线拉响。

为什么许笛也会乘这辆车？搬家了？是因为他？

Waka 话语稍停，目光与裴燕生相接。

“所以后来？”

女生的语气忽然淡了：“我和我男友交往两年后才知道他和前女友还保持有联系，为此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他也答应了我与许笛不再来往。我本以为我不在意了，直到在公交车上撞见许笛，我忽然就情绪失控大吵大闹起来，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非要逼着她下车直到我看不见了才肯罢休。其实他们之间连多余的一句聊天都没有，可我就是无法忍受她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时车上所有人都对着我看，连我男友也是，他们的眼神都让我觉得，我可能是疯了。”

然而裴燕生在她的叙述里没有捕捉到一丝一毫的情绪起伏，包括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她的表情里也没有半分“认为自己是疯子”的态度，就连在面对他的时候，她的眼神也比最初要利落许多。

默了会儿，裴燕生笑了笑：“你有生人勿近症。”

“嗯？”她瞪大眼，表情里传来一抹俏皮味道。

“你刚进来的时候很紧张，说明你对陌生的环境和人都怀有戒备。”他指了指桌上的水，“水你一口都没喝。”她赶紧端起来喝了一大口。裴燕生继续道：“你不绕圈直接说问题，表示你迫切想要摆脱这种情绪。眼神朝右看说明你在回忆，一般人的回忆都是磕绊不顺，

而你的表达非常干脆有条理，应该是从事文字工作的。”

说完这一段话后，裴燕生双手交叉身体朝后靠向椅背，敏锐地捕捉到了她的目光里有赞许的情绪转瞬即逝。

他以指尖轻点了点桌子补充道：“听到别人对你真实想法的解读后不生气反而表示赞同，你情商不错。对于会有这种困扰发生在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你的身上，我只有一个建议。”

“请说。”她的身体朝前微微倾了倾。

“和他分手吧。”

“分手？”

她“哗”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反应比他预想中要激烈得多。

裴燕生难以置信眼前身体单薄的女生声音里竟然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我已经 27 岁了，我和他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现在你让我分手，我怎么去向我妈交代？还有我身边的同事、朋友我怎么去一一解释？我又怎么对得起我为他做出的那些退让、改变以及我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如果我还是两年前的我，那还有资本去和他提分手，可我已经——”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吼出这些话，Waka 已经在他面前来回晃了数圈，胸口因为情绪波动正剧烈起伏着，而她也正抚着额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对不起，我又失控了……”

“没关系。”

她捂着额头听到他的脚步声走远了再折返，停在她身后。

他拍拍她的肩膀，她回头。见他递过来一杯蓝莓果汁，她本能摇头：“我不渴。”

“看着它的颜色。”

她照做了。

等了几秒钟，他才提议道：“尝一口试试？花青素对你的眼部疲劳也有舒缓作用。”

“谢谢你。”说来奇怪，她原本因躁动不安而难以受控的心率竟

渐渐变得齐整了。裴燕生一边在她的资料卡上写评语一边说道：“你回去路过超市时也可以买一些蓝莓果汁，冷色调的紫色对安抚你的情绪很有功效。”

“嗯。”她记下了。

他的笔尖唰唰疾走，“好了。”刚抬头就看到她的视线正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台式瑞士钟表——滴答滴答，她的眼睛也跟着一眨一眨。

其实安静下来的她有一种非常别致的美感，即便现下双唇紧抿面色凝重。

Waka 不确定那究竟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情了，因为她发现与情绪难控相携而来的还有一种病症，时间遗忘症。

“啊，对了。”裴医生温和的声音拉回了她的思绪，“如果你担心下次再在公众场合发生此类让你难堪的事情，你也可以包里随时备上一瓶。”他送她到门口，对于幽默功效甚微的冷笑话，她还是配合地提了提唇角。

“再见！”

“裴医生——”

他单手插在兜里，应声回头。

“我想问，”她顿了顿才说，“我到底疯了没有？”

裴燕生这次的微笑幅度有些大，露出了一排整齐的洁白牙齿，笑意也跟着进到了眼底，“其实你的心底已经有答案了，又何必向我求证呢？”

Waka 离开了。

她站在风中发呆，楼上裴燕生办公室的窗子开着，他就站在窗边看她一动不动的纤瘦身影。他的身后摊开放着刚从书架上取下来用以确认字义的日文辞典——Waka 的中文含义是“和歌”。

2

感受到包里持久的震动感时，女生终于恢复知觉，下一秒差点吓出声来，果不其然手机上特别争气地显示着共有 36 条未读短信，15 条语音留言以及 3 通未接电话，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完蛋了。

“喂，老板？”

“纪和歌！”她立刻嫌弃地将手机拿远了些，果然那端传来的咆哮声惊天动地连她周身的空气分子都跟着颤动起来，“纪和歌我要杀了你！今早的专题会，所有高层都在等着你一个人！我说你是因为路上堵车，结果会都结束了你竟然迟到了整整两个小时！我限你 5 分钟内出现在我的面前，否则你就带上你所有的身家给我去死吧！”

如果她此刻站在老板面前，肯定已经被纷飞四溅的唾沫星子给淹没了。

一声招呼不打就直接翘班，这是近年来纪和歌做过的最胆大包天的事情了。

纪和歌揣着出租车票到公司时，所有同事都抬头看她，目光无限哀悯。和歌一路直奔主编室，办公室大门开着，她直接冲了进去，“老板，我……”

于琳正在打电话，见到头发凌乱外套敞开已滑落至肩膀下，此刻正扶着门大声喘气的纪和歌时，她很不客气地皱眉以眼神示意她噤声。

“对呢王董，您继续说。”于琳转动着转椅，发出一串太过刻意的笑声。

纪和歌久等不耐，一咬牙转身朝影印室跑去。

“莫奈展的策划书在优盘里，快。”

同事熟练地在电脑上校对与排版，直到熟悉的高跟鞋声“蹬蹬”

而来。

“纪和歌！”

“老板我的策划书做完了，小林在做排版下印，我保证十分钟后一定会向陈总做出满意的报告！”和歌右手并拢举起，做发誓状。

于琳勾唇笑，声音凉丝丝：“你以为陈总现在还愿意听你的报告？纪和歌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警告你，整个公司里等着我去培养又比你听话的编辑用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她说及此还特地以指尖点了点纪和歌的额头，咬牙切齿道：“你别仗着笔杆子好就越来越放肆，姐随时可以炒了你。”

影印室的小林已经被吓得无法动弹。

于琳瞪他一眼：“有空发呆还不赶紧给我排版！人家纪和歌的稿子都已经交了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很快她的攻击对象再次变成了纪和歌，和歌一直唯唯诺诺地点头，外面的同事投过来的目光无一不充满了同情。只有和歌再清楚不过老板的脾性，于琳是标准刀子嘴豆腐心，刚认识的人或许会被她打击得体无完肤，诚如五年前刚毕业的自己，多少次委屈泪流想直接拍屁股走人，可一旦咬牙挺了过来，于琳会让你知道，同她一路并肩作战到最后的你，会收获多少旁人艳羡不来的风景。

比如她一手捧红的圈内一线旅行编辑纪和歌。

“跟我进来。”于琳说。

“……什么？”听完于琳的话，和歌非常不情愿，“老板，不是我不愿意加班，实在是今晚上有事情。”

“我是命令你，不是在和你商量。”于琳的丹凤眼已经眯起，唇际往下倾，是动怒的前兆。和歌立刻乖觉闭上嘴。

“怎么办？”和歌握着手机，一脸愁苦地瘫软在座位上。同事都以为她是被训得太惨，只能拍拍她的肩膀送来一些零食以示安慰。

手机预设的提醒铃声再度响起，纪和歌压根不敢看屏幕上跳跃的“猪头生日”四个大字，就赶紧给它切了让手机重新归于睡眠。太虐了，已经因为差点忘记杨树生日惹得他不开心，现在如果被杨树知道自己可能无法陪他过生日的话——纪和歌不敢再想下去。

说来奇怪，纪和歌的记忆力向来是超凡脱俗的好，比如她经常在入睡前想到了稿子的结构布局或叙述手法，可她懒得下床用纸笔记下构思，就在脑海里反复记，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纸笔，迅速记下前一晚的灵感，多半一字不差——如此经历屡试不爽，可谁知在几天前和杨树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他问她：“亲爱的，今年生日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保密工作也做得太好了吧。”

因为杨树太清楚不过，以纪和歌的性子，但凡萌生了惊喜的小心思，一定会迫不及待与人分享，再要求对方来夸自己。然而当时和歌挽着他手臂的动作一滞，面上尴尬的表情不似作假，杨树的脸色立刻凉了下來：“你该不会忘记了吧？”

“怎么可能！”和歌脑袋放空半晌才惊呼不妙，偏偏杨树不信她，那一刻她是真的体会到记忆衰退的绝望感的，她只能以大笑掩饰尴尬：“我怎么可能忘记你的生日，你就安心等着吧。”

“你啊，就是工作太忙太累了。”

杨树依旧是一副起了嫌隙的表情。

3

“真的会有短时遗忘时间的病症？会模糊掉记忆里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具体时间？其实更应当被认定的是：当外界的某些刺激讯号传递给大脑，在已经受到或可能再次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为了保护自己而自发性采取的一种手段。”

裴燕生在平板电脑的记事本里敲下这样一段话。

Waka 对时间的依赖性已经超出了普通人，而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敲门声响起，秘书走进来：“裴医生，今天晚上的莫奈文化展，您会如约前往吗？”

三个礼拜前发来的邀请函，裴燕生的编号是 002，莫奈的绘画首次运进中国，这是小范围的预演展出，邀请函名额仅有一百位，裴燕生排名第二。

他的地位很高，但他也相当低调。

很多人弄不清楚他具体的定位，常常会问道，裴医生是精神科医师吗？

不是。

那是心理医生？

也不是。

这样解释吧，他什么病都能治，但他并不是什么病都肯治。

——那他自己开的那栋诊所会亏本吧。

——相反，几乎日进斗金。而且盈亏这事，他从没放在过心上。

裴燕生想了想：“行吧，拿银灰色的那套西装给我。”

纪和歌给杨树打电话的时候，她已经盘好头发画了精致如奥黛丽·赫本的妆容，一袭黑色抹胸长裙配上白色蕾丝手套，挎着宴会包，站在展览馆外面的空地上吹风。

“喂，和歌啊。”杨树的声音都带着笑意，让和歌紧张地闭上了眼。

“我会尽快赶回来的。”她摸了摸包里那个精心准备的礼物，声音都有了勇气，“阿树，我会给你惊喜的，你要等我。我和老板说好了，只要这边素材取到了，我就立刻回来陪你。”

杨树的声音没什么精神，“那我在家等你好了。”

“谢谢你，阿树。”

纪和歌将手机放在胸前，深呼吸了一口气，挂上职业性的笑容，转身朝会场走去。

而挂了电话的男人保持着同一个动作整整一刻钟才恢复生机，周身一片黑暗，他也懒得开灯。

纪和歌她总是这样忙，加班、出差、升职……仿佛不知疲倦的陀螺，不分昼夜一刻不停，连带着他都觉得累，喘不过气的压抑感受在此刻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鲜明。

杨树打开手机，目光移到收件箱里两天前的那条短信：“你就心甘情愿和这个凶婆娘在一起？对她忍气吞声？她根本不够爱你。”

发信人是许笛。

“她根本不够爱你。”

七个字组合在一起，杀伤力竟像万千刀刃挥舞而来。公交车上的闹剧本就让他丢脸至极，而后又被许笛的直白呛得不轻，偏偏自己还不肯承认，如果还爱着，他应该能够感受得到才是，可现在的事情发展已经让他对纪和歌的最后一丝期待都归整至零了。

杨树想了想，在编辑框输入了几个字，发送。

4

法国画家莫奈的作品展览位于市郊，馆址是一座十九世纪的法式建筑风格，连片的别墅群弯弯绕绕，相传曾是某一位法国富商回国前捐赠而出，所以即便这里不比市中心繁华，受邀而来的众人也对选址表示理解。

和歌步入会展，四周一片衣香鬓影，与光色不断变幻的印象派画作达到一种奇异的平衡。无法否认，即便已经在杂志和电视上看过多

次，也无法与现场同它们面对面接收到的感官冲击力相提并论。

“莫奈展的策划书，你写得不错。”于琳的口气淡淡。

纪和歌不答，眼睛飘向四方，她的默不作声让于琳认定是在赌气。

“觉得委屈？”

不提还好，被于琳如此赤裸揭穿，纪和歌只觉眼眶里霎时覆上一层薄雾。她这几天夜里总觉得压力过大无法释放，临时做出翘班的行为虽难以理解，转念一想怕也是为现实所迫。连轴转的工作状态已经严重影响了她与男友的感情，所以才在于琳提出的“要么做掉莫奈展的报告策划书，要么陪我去现场一起参展”这二者加班要求中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我有权利感到委屈。”和歌开口，“你不知道倩倩为了能参加这次画展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轻飘飘一句话就让我顶掉她，她很伤心，我也不见得会感激你。”

“你今天故意迟到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于琳毫不客气打断她的反驳，“我向来奖惩分明，只有你觉得不开心了，我才能达到惩罚的效果。”

纪和歌深呼吸一口气，转过头。

于琳不再理睬她的小情绪，领着她与前来参展的人一一打过招呼，他们非富即贵，以于琳的话说就是——都是人脉。

“渠道商是做我们这行一定不能得罪的，还有其他一些商界或政界的人，认识了总没有坏处。假如未来某一天公司倒闭了，你还能寻个下家收容，不至于沦落街头风餐露宿。”纪和歌对她的这些理论向来持中立态度，或许是因为早已认清了自己无法成为“花蝴蝶”的事实。

“那是王董。”

于琳侧头，以只有纪和歌听得到的声音说道：“《旅世界》的渠道商要换了，王董是政霖实业的老总，这笔单子一定要谈下来。你给

我注意一点态度，别摆着一张臭脸。”

纪和歌想起他就是白天撞见同于琳通电话的那个人。

王董笑的时候，和歌才看见他镶着金牙。西服也是爱马仕最高调的新款，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于琳面上堆着笑，“王董的身材保养得确实是好呢。”

“也就平时打打高尔夫之类的，Waka 小姐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王董充满打量意味的视线移至于琳身侧的纪和歌身上，和歌被问得讪讪的，于琳替她解围：“她没什么爱好，周末全在单位给我写稿子。”

“于琳，你对下属可是太苛刻了。”

“所以今天不是带她来感受艺术的熏陶了嘛！”

说到艺术，王董立刻炫耀起来：“莫奈的作品那可是我一直以来的最爱，我在高中时就写过一篇莫奈的研究报告，还得过奖。”越来越多的人被他的即兴评论吸引了过来，让他好不得意：“就拿这幅《日本桥》来说，你们看他的用色和笔锋，简直是神来之笔。我曾去过好多次日本，就为了能寻到他笔下的这座桥梁，后来还真的被我给找到了！站在那座桥上，我仿佛可以感受到当时莫奈坐在桥下仰望并描绘这座桥的场景，真是——”可他还没结束滔滔不绝的演讲，就被一阵颇为不屑的笑声给打断了。

于琳瞪了一眼纪和歌，愤怒的情绪全部写在了眼睛里。

可和歌的确是听不下去了：“1883 年底，莫奈和雷诺阿在意大利旅行作画时发现了他梦中的花园，随后他就养成了一边出游作画一边收集花草种子的习惯，直到 1990 年他在巴黎西北方的一座小镇建了他自己的花园，而《日本桥》就创作于此。这座小镇名叫吉维尼，并非王董您认定的‘他坐在日本当地的桥下一边看风景一边作画’。”

有人笑了。

声音非常轻，却入了众人耳。

王董的脸色霎时变得又难看又尴尬，他看了一眼于琳与纪和歌，袖子一甩转身离开。看戏的众人也都相视一笑，没多久就散了。

于琳的牙齿都快咬碎了，她以指尖狠狠戳纪和歌的额头，“你啊你啊，什么时候能把你那清高的性子收收！这次被你害惨了！”说完就踩着高跟鞋紧随王董而去。

纪和歌耸肩，不是对后果完全没有担心的，可是心底仿佛还有一个声音在破土而出——纪和歌你做得好，谁让她偏要勉强你来参展。

和歌甫一回头，刚巧对上那道漠漠视线。

隔着五米左右距离，裴燕生一袭银灰色西装倚墙而立，饶有兴趣的目光穿越画作与人群，稳稳落在她的身上。见她感受到了自己的注视，裴燕生勾了勾唇角，算是打过了招呼。

纪和歌立刻别过脸，心里一阵慌乱。她也说不上来为何此刻在这里遇见裴燕生会让自己阵脚大乱，她与他上一秒还是医生与病患的关系，下一刻却又相遇于正常的场合，这个人望向她的目光总是太过审视与直接，他知道自己的软肋，也只需寥寥数语就能窥探到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像利箭直中靶心，让她透不过气。

纪和歌下意识捏紧了手里的宴会包，迈步离开。

散场了。

市郊的夜风很大，和歌觉得凉。

于琳与王董一同从会场走出来，和歌在风里眯了眯眼，抬头看着他二人自台阶上慢慢下来。

王董见到她，脸色依旧不悦，率先走开。于琳的火气消了些，对着和歌无奈摇头，“我不和你一起走了。”

和歌皱眉：“你要跟他走？”

“不然呢！”于琳叹口气，指着车对她说，“公司的车借给你，让司机赶紧送你回家，省得你总喜欢拿着出租车的车票找我报销。我